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千夫所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千夫所指>>

13位ISBN编号：9787229000714

10位ISBN编号：7229000718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孔庆乐

页数：2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千夫所指>>

前言

是一句沉甸甸的古训——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是一柄乌荧荧的匕首——横眉冷对千夫指。
是一位雄赳赳的真猛士——虽万千人吾往矣。
是一曲甜腻腻的假民谣——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纤夫的爱》。
千夫所指，为什么就会无疾而终？
我从小就不明白，至今也还是不明白。
幸亏了这不明白，我得以皮糙肉厚，每每在千夫所指的长坂坡上，七进七出，即使血透了征袍铠甲，也只当是洗个樱花浴。
然而我并非不知道，千夫所指，已经点翻了无数的好汉，正如我的一首诗里所写：“平原上，网翻了无数，雄狮猛虎。
”肥大的，切作牛肉卖了；瘦小的，剁成细馅，蒸得上好包子，卖与华老栓和祥林嫂们。
我亲眼看见，千夫的弹指神通，如机关枪布成的火网，扫射着一个又一个爆破组。
董存瑞、黄继光、马特洛索夫、张志新、布鲁诺……全都倒下了。
我只是不相信，难道就不会有例外？
或者是故意蒙骗住自己的理性.以不相信为借口，企图硬扑上去，扑出一片弹孔中的黎明？
所以周大哥才说：“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千夫所指>>

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人醉侠”孔庆东的精选作品集，文字风姿天纵、激越淋漓、鲜活跳跃、生猛可乐。温情蛤蟆功、观点流星锤、工作扫堂腿、读书六合拳、原创倚天剑、风波疯魔爪、零碎八卦掌、九班擒拿手、媒体互搏术、印象大挪移，招招精彩、拳拳流畅,像初读《47楼207》那样，让人不醉不归。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千夫所指>>

作者简介

孔庆东，人称“北大醉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坛主，新浪文化博客首席博主。
1983年白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
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之首。
十余年来，孔庆东博士先后写出当下中国罕见的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的痛快文字，其《47楼207》、《笑书神侠》、《千夫所指》、《空山疯语》、《口号万岁》、《四十不坏》等书一直畅销不衰，为当今影响最大的思想者之一。
孔庆东文集：　《超越雅俗》　《谁主沉浮》　《47楼207》　《空山疯语》　《井底飞天》　《独立韩秋》　《口号万岁》　《四十不坏》　《金庸评传》　《笑书神侠》　《千夫所指》　《正说鲁迅》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千夫所指>>

书籍目录

温情蛤蟆功三十年前的月亮多情最数王怜花记得那人同坐难舍天下众朋友能不满心欢？
七星聚会观点流星锤帝国主义的乏走狗孔子论庙灾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什么是学问泯灭人性的分数国剧运动哪儿的大米好吃？
传闻的偏差工作扫堂腿2005年总结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跟“独行的猪”先生谈谈在人代会上的发言人大日记深深的海洋北大的工人读书六合拳啊，平型关人间何处觅诗情纪念恩格斯真真假假两难知阅读札记原创倚天剑生命在于静止吗？
庆东旧体诗四首我为世界悲为儿女取名风波疯魔爪语文问题才女与悍妇汉语的悲哀给师兄道歉民主的代价不敢说吴清源听我唱段十三亲再一次出发零碎八卦掌嗨！
兄弟姐妹们，欢迎与我同上贼船！
冬至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九班擒拿手孔老师出题东博传奇——21世纪第一部接龙小说（节选）想念花果山媒体互搏术孔庆东新浪访谈幽默与幸福——《开坛》两则孔庆东解读东北人人民网在线访谈关于读书、高考印象大挪移江湖寂寞听孔庆东讲鲁迅老孔的衣食住行老孔啊老孔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章节摘录

温情蛤蟆功　　三十年前的月亮　　昨夜重逢老友，浓睡不消残酒。
脑袋跟隔壁吴老二似的，不用上弦就自己发抖。
二十九年没见面了。
哈尔滨市进化小学现如今已经不存在了。
金子般的童年，数不清的欢笑，阳光灿烂的20世纪70年代，都随着火锅的热气袅袅回映在空中。
鲁迅说：加二斤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华兵还是那么帅，典型的东北美男子。
当年我们全校只有他一个人——学校出钱给买了一双钉鞋，140元—4个人的工资啊。
他是我们校的飞人。
那时我们班跑得快的很多：胡波啊、杨长生啊，但都跑不过华兵。
胡波有一回赛后猛喝凉水，结果喝炸了肺，结果也没什么事儿。
搁现在，家长还不得要学校赔个三五十万哪。
华兵1994年12月31日夜，夫妇俩煤气中毒，抢救6个小时，回来了。
生活真好，看世间万物，寸寸都活着。
我也说了十七年前的事儿，九死一生堪笑慰，芙蓉国里尽朝晖。
酒阑人散，回来一头攮到床上，就回到了三十年前。
张爱玲说的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我失重的肉体，漂浮在奥菲莉亚的河上。
朱自清说：“ 秦淮河的波太明了 ”，那就是多瑙河或者莱茵河吧。
《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宁死不屈》、《脚印》……你们看过吗？
小胡同学说：快去看海报，来了个新电影——月去刀印！
孔庆东大笑：哈哈，是脚印！
我们翻进二十三军司令部的高墙去看电影，如果被卫兵抓住，就冒充将军们的孩子。
一次卫兵审问我：“ 你爸哪单位的？
”我说作训处的。
又问姓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说姓孔。
卫兵大吼一声：“ 出去！
作训处没有姓孔的。
”后来就改变对策，直接说我爸是三野的，卫兵听不大懂，往往放行。
可一次去看《原形毕露》，为掩护同学又被抓住，审问我的是穿四兜军装的中年军官，一听我爸是三野的，顿时不屑地说：“ 三野的跑这儿撒什么野？
这是四野，懂不？
”我一听也火了：“ 四野有啥了不起？
不就是林秃子的部队吗？
我爸他们三野是打淮海的，上海、南京都是我爸他们打下来的，我爸见过陈老总。
你穿四个兜牛个啥呀？
我长到你这么大，我穿八个兜！
”那军官一听笑了，说进去吧，小王八犊子真他妈牛！
其实我爸是后续渡江部队，没有参加过攻城。
我心里是很佩服四野的，从我爸的谈话里也可以听出，他们老三野的对四野也是英雄相惜的。
三十年前的月亮，照在哈尔滨冰封雪飘的大街小巷上。
我们滑着“ 脚滑子 ”风驰电掣，那是一种介乎冰刀和滑雪板之间的滑雪工具，现在的孩子们都不会做了。
我们上午读书，下午玩乐，有时去学工学农学军。
夏天拣榆钱，冬天积肥。
我五年级时，承包了一个近郊生产队的牲口棚，成了积肥超千斤的模范。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劈拌子、挖菜窖、脱坯、盖小棚子……一个市民的全部劳动技能，我们从小就掌握了。
我对华兵说：“这算不算素质教育？
相当于小提琴几级？
”姜昆也是在黑龙江兵团学会了劈柈子，一次他在电视上徒手表演，别人怎么也猜不出那是什么动作。
我最喜欢劈老榆木疙瘩，把盘根错节的大树根最后劈成冰棍般大小，堆成一座小山，浑身汗出如雨，邻居们无不夸赞。
　　但干其他活，不是我的强项。
我的同学各具特长，也各有各的意趣。
腾小甦后脑勺是平的，我们叫他“板儿头”，他爸是师长，他家老吃大米饭炒土豆丝。
程滨他爸好像是团长，南方人，一次威胁两个儿子说：你们再不听话，我就把米饭都吃光！
程滨他妈一次给我们班代课，用山东话朗读《小英雄雨来》，大家都笑，我却觉得这么念更有味道。
张少铭家住通讯营那边，喜欢讲故事，但有个口头禅：“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呢……”董巨峰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声调一致，上课又不专心，老师一叫我，他就慌里慌张地站起来。
李老师厌烦地说：“谁叫你啦？
光膛骑摩托——你得瑟啥呀！
”李老师说话有时候不大文明，但对学生心肠很好的。
我们最喜欢的恐怕还是王树香老师，人字俱佳，对学生有威有慈，大字报写得整整齐齐，从不霸占其他班级的墙壁。
　　会吹黑管的是于凯，写字特别好的是于子军，生字老师让写一行，他却写十行。
他姐姐叫于抗美，我说这名字不好听，“抗美”就是“爱丑”的意思，他姐听了十分自卑，见了我总是很沮丧。
魏瑞祥和阚秀朋是我的死党，我跟他们的事迹以后要专门写成小说的。
焦洪山住在“小草房”那边，他爸用山东话喊他吃饭：“洪山——家来！
吃烧饼——蘸红糖！
”我们经常模仿着戏弄焦洪山。
栗荣亮的事迹我已经写过了，我们班最淘气最马虎的同学，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上大学后一次回哈，给家里买煤，煤厂的营业员正是他。
他很激动地指挥手下，给我多装了不少又大又亮的鹤岗优质煤。
临别时他对我说：“老孔，听说你们北大一毕业就是工程师啊，一拿就一百多块。
没啥说的，别忘了哥们儿啊。
”　　后半夜头疼，醒了一阵儿。
找不着四肢五体，就又睡过去。
小时候梦里要上厕所，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又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急得要命。
后来想起有家邻居的煤棚子上写个大大的“女”，不知他家从哪儿偷来的。
那时从单位往家拿边角料没人笑话，但破坏公共设施则属于下作。
马路对面是公交车库，我们经常去恶作剧，把无轨电车的“辫子”给拽下来，但从来没有破坏过电车。
　　起来吃了一碟番茄拌红枣，头还是晕。
三十年前，哈尔滨儿童公园有全国唯一的儿童铁路，围着公园整整一圈，从站长司机到票务乘警全是小学生。
还有旋转木马，一上去就转得天翻地覆，世界宛如万花筒。
忽然木马停了，木柯烂了，乃发现，下岗的下岗，上访的上访，喝血的喝血，喝汤的喝汤。
于是模仿某大师，俺也创作一首古诗如下：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水浒传》云：今番又醉得不小可。
便把山门关上，把闩拴了。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俺却道：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
阿巴拉古！
　　多情最数王怜花　　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
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
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
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上世纪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
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
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像发！
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
”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
”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
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
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
”我就活了。
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
”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
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
蔡恒平是19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
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19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还有黄亦兵、黄心村这“二黄”以及湖南状元杨君武等，好像都是属羊的。
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
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
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
老子这叫象征！
”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
”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
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
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
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办。
我说：“借书呗。
”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
”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一年，回来时就成了84级的了。
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级的。
从80级到87级，我都有交往。
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又喜欢上了喝酒。
我现在常跟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么“北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十位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
看看王怜花写的武侠文字，那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
我身在学院，写出来的东西难免有酸腐之气。
其实我读武侠完全是受了小蔡、清平、徐卫、曹永平他们的影响，今天看看王怜花的《江湖外史》，更感到他们是用一颗诗人的心去感悟武侠，他们是武侠的真正知音。
　　我们班50多人里，有当年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9名，榜眼探花好几吨。
但最有才华的一些同学并没有继续读研究生，仅就我们宿舍来说，像四川状元徐永、苏州老东西清平、天津才子小文，还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阿忆，再加上这个诗酒风流的王怜花，假如他们都读了硕士博士，那我孔庆东到北大门口修理自行车，并不是过分谦虚的笑话。
　　《江湖外史》的衬里，写着“本书献给蔡花花小姐”——那是小蔡的宝贝女儿。
我早说过，北大这些貌似风流倜傥的才子，其实都是热爱家庭热爱生活忠孝两全慈悲仁厚的封建余孽。
恰如本书封面写的“既生金庸，又生古龙”，我们的江湖是何等的美妙啊。
　　前天在山东大学讲座后，一位在我博客上骂过我的教授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了我的思想。
他那真诚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我说博客上的事情，何必这么当真。
我没有受到伤害，人家却这么歉疚，我不禁想到王怜花说的：“究竟是谁和谁笑傲江湖？”于是脱口一句：自古春风伤往事，多情最数王怜花。
　　记得那人同坐　　登上南航的CZ6220航班，夹在红男绿女大包小裹的队伍里往前走，忽然身后的空姐叫住我，把我安排到了头等舱。
我以前也坐过头等舱，但都持的是头等票。
今天居然持普通票而享受头等舱，心中顿生腐败之感，不禁惴惴焉。
想起赫鲁晓夫母亲的一句话：“儿呀，这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好是好，可共产党要是打回来，咱可咋办哪？”　　抛下了领导和同事，独自坐到头等舱，三位空姐便轮流前来嘘寒问暖，格外垂青。
原来该机组竟然都是我的粉丝，我一进机舱便被认出，机长遂命令将我隔离起来，单独囚禁也。
　　起飞后，自然免不了为各位空中天使签名，不过餐饮都给了我双份。
我其实一份就饱了，但想起头天课上讲的鲁迅《在酒楼上》，吕纬甫为了不让阿顺姑娘失望，硬是灌下了足够自己吃一天的一大碗养麦粉，我也就不枉人家的心意，把两份都吃了。
个子高高的空姐问：“孔老师再来份儿米饭吧，牛肉的。”我连忙作揖：“饱了，饱了，真的不要了。”眼睛亮亮的那个空姐说：“我和我老公都喜欢读你的书，也喜欢看你的讲座。
我们机长一会要来找你请教呢。”　　大约飞了一半，机长来了，是个活泼的小伙子。
我们谈了些大学和读书方面的事。
飞机要下降时，他很有责任感地站起来，回到驾驶舱去了。
　　我在韩国的时候得知，飞机在头等舱不满员的情况下，机组可以安排普通乘客移坐过去。
但今天对我的优待，显然是因为他们发自真心对我的喜欢。
我从小就是“名人”，在我所生活的每一个圈子中，都受人瞩目，时间长了就煮得麻木了。
但近年来此类情况的出现，使我暗自悚然，我隐隐觉得受之有愧。
我真值得这般厚待吗？
我想起博客上一位朋友批评我的话：因为你是孔庆东，所以你就不能发火！
我当时心理上并不接受，凭什么我孔庆东就不能我行我素地活着？
但此时此刻，我理解那位朋友的心情了。
他，还有跟他一样态度的朋友们，并不是对我苛刻，而是真心对我寄予了某些希望。
我如果坚持不从普通舱移到头等舱，那未免多少有些装蒜，他们并不因为我赖在普通舱就把我混同于其他乘客，除非他们没有认出我。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不完全是“我”，而是那个似我非我的“孔庆东”了。
说句矫情的话：我恨“孔庆东”。
然而我却真的愿意坐普通舱，正如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坐公交车，喜欢吃小饭馆。
我特别喜欢我们哈尔滨的美女穿着几万元的水貂皮草，提溜着蒜茄子去挤公共汽车。
我上大学时就宁住十人的宿舍而不住六人的，后来有了跟留学生同住双人间的机会也放弃了。
我太愿意坐在三教九流的兄弟姐妹之中了，感觉那真叫“如坐春风”。
用东北话说：“一块堆儿坐吧，装啥王八犊子啊。
”　　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点绛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
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
金农有首题呵词日：“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
”好美的意境。
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
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
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
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许明宵共泛舟？
”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
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编辑推荐

读《千夫所指》像初读《47楼207》那样，让人不醉不归。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